

孫子

冊四

卷一

子

一

孫子十家註卷八

賜達士身兼州府知府候補同知吳人驤同校

九變篇

曹公曰變其正得其所用九也王

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
爲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
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之謂也凡
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圯地無舍

曹公曰無所依也水毀曰圯 孟氏曰太下則爲

敵所囚 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

李筌曰地下曰圯行必水淹也 陳皞曰圯低下

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 梅堯臣

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 何

氏曰下篇言圯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圯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

原本作交合今從北堂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

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 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 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 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
自爲私鬪韓信破趙此是也 梅堯臣曰前後有
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 王皙註
上之五地竝同曹公 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
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
不死何待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
背水陳是也從圯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
者舉其大略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
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
是其勢也下則敘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爲九
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
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
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旣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

子欲敘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杜佑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

爲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

道雖近已下原本無者脫

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

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

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

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

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

壺頭搯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

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土

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侯書曰舒
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
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
可痛惜 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
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 王皙曰途雖可從而
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穀鼂阨陝
之閒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閒不過
差一二日是也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爲權
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
也

軍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

之則利薄困窮之兵必死戰也 杜佑曰軍雖可

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爲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 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爲將須知有此不可擊之軍卽須不擊益爲知變也故列於九變篇中 陳皞曰見小利不能傾

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 賈林曰軍可威懷勢

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

其心惰取之 梅堯臣曰往無利也 王皙曰曹

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哲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

也 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
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
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
也不爲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
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 杜牧曰操捨華費不
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
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
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
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
士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
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

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
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
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
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
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
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
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
卒用弼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
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
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壁堅
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
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
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閒困天下之功力攻

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寸之功者
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

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梅堯臣曰有所害也

王皙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
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
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 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
委之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
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匄請伐偃陽荀彧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 杜
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
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

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

王皙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己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己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爲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通典上有將三軍將命有所不受此當是

意增成文杜佑沿襲其語所以致誤也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

通典拘作徇

故曰不

從中御

據通典補

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閫外

之事將軍制之

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

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

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

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梅堯

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

張預曰苟便

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

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爲五利或曰自圯地無舍至

地有所不爭爲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但臨

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遺說同按藝

文類聚

北堂書鈔

太平御覽皆無地字今從刪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李筌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爲利也 王皙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何也蓋自圯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孰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

之將合聚軍衆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 賈林曰五

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
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
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
有窮蹙死鬪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
充兵銳將智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
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
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
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
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
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
士也 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 王
皙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